

臨河方譜

卷七  
名論上



治河方畧卷之七

翰林院編修河道總督兵部尚書追贈太子太保

工部尚書世襲拜他喇布勒哈番薩文襄著

五世孫文鈞衡斯重刊

名論

建設總署收藏

圖書之章

古之言治河者始於賈讓詳於賈魯大備於潘季馴然或南北異宜古今異勢有不當泥者師其意可也獨季馴距今不過百

治河方畧

卷七

一

餘年又四任治河親水土最久故其事明以達其思周以密其所經畫漕運黃淮方畧大都可見之施行有非他人所及其外諸名臣條議擇其一二最切者並錄存之以備酌取焉

治河三策

賈讓

漢哀帝初待詔賈讓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

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  
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  
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  
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  
也故日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  
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  
齊與趙魏以河爲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  
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而泛趙魏

治河方畧

卷七

二

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尙有  
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  
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  
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  
溺固其宜也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  
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  
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  
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

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什十  
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所親  
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  
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  
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內黃北至黎  
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岡又爲石隄使西  
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  
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

治河方畧

卷七

三

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迥阨如此不得安  
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  
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  
不能遠汜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  
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  
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折石柱破  
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  
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

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  
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  
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  
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  
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  
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  
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  
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廼有金  
治河方畧

卷七

四

隄高一丈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  
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壤黎陽南  
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  
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  
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  
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  
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  
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

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  
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  
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叩此  
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  
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  
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  
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  
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此一害也水行地上湊

治河方畧

卷七

五

潤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此二  
害也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  
則鹽鹵下濕填淤加肥此一利也故種禾麥更  
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此二利也轉漕舟  
舡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  
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  
利其灌溉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  
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

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至正河防記

歐陽元

元至正九年冬脫脫既復爲丞相慨然有志於事功論及河決卽言於帝請躬任其事帝嘉納之乃命集群臣議廷中而言人人殊唯都漕運使賈魯昌言必當治先是魯常爲山東道奉使宣撫首領官循行被水郡邑具得修擇成策後

治河方畧

卷七

六

又爲都水使者奉旨詣河上相視驗狀爲圖以二策進獻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橫潰其用功省一議疏塞並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其功費甚大及是復以一策對脫脫遣其發策於是遣工部尙書成遵與大司農禿魯約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以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

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  
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入魯言及聞遵等  
議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自辰至酉論辯終莫能  
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  
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爲兩可之議遵曰腕  
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河間鹽運使議定乃薦  
魯於帝大稱旨十一年四月初四日下詔中外  
命魯以工部尙書爲總治河防使進秩二品授

治河方畧

卷七

七

以銀印發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有萬人廬  
州等戍十有八翼軍二萬人供役一切從事大  
小軍民咸稟節度便益興繕是月二十二日鳩  
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  
十一月水土工畢諸埽諸隄成河乃復故道南  
滙於淮又東入於海帝遣貴臣報祭河伯召魯  
還京師論功超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其宣  
力諸臣遷賞有差賜丞相脫脫世襲答刺罕之



號特命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製河平碑文以旌勞績玄旣爲河平之碑又自以爲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任斯事者無所考則乃從魯訪問方畧及詢過客質吏牘作至正河防記欲使來世罹河患者按而求之其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醜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

治河方畧

卷七

八

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湮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益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剗築修築之名有刺水隄有截

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舡隄治埽一也  
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攔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  
及推捲牽制薶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  
用木用杙用絙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  
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爲水所豁  
水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溢出於口龍口者水  
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濶也此外不能悉書  
因其用功之次第而就述於其下焉其濬故道

治河方畧

卷七

九

深廣不等通長二百八十里百五十四步而強  
功始自白茅長百八十二里繼自黃陵岡至南  
白茅闢生地十里口初受廣百八十步深二丈  
有二尺以下停廣百步高下不等相折深二丈  
及泉曰停曰折者用古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勢  
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勻停也南白茅至劉莊村  
接入故道十里通折壑廣八十步深九尺劉莊  
至專固百有二里二百八十步通折停廣六十

步深五尺專固至黃堦墾生地八里面廣百步  
底廣九十步高下相折深丈有五尺黃堦至哈  
只口長五十一里八十步相折停廣墾十步深  
五尺乃濬凹里減水河通長九十八里百五十  
四步凹里村缺河口生地長三里四十步面廣  
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自凹里生地  
以下舊河身至張贊店長八十二里五十四步  
上三十六里墾廣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五里

治河方畧

卷七

十

墾廣二十八步深五尺下十里二百四十步墾  
廣二十六步深五尺張贊店至楊青村接入故  
道墾生地十有三里六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  
四十步深一丈四尺其塞專固缺口修堤三重  
并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通長二十里三  
百十有七步其剏築河口前第一重西堤南北  
長三百三十步面廣二十五步底廣三十三步  
樹置椿橛實以土牛草葦雜稍相兼高丈有三

尺隄前置龍尾大埽言龍尾者伐大樹連稍繫之隄旁隨水上下以破嚙岸浪者也築第二重正隄并補兩端舊堤通長十有一里三百步缺口正隄長四里二堤相接舊堤置椿堵閉河身長百四十五步用土牛葦草稍土相兼修築底廣三十步修高二丈其岸上土工修築者長三里二百十有五步有奇廣不等通高一丈五尺補築舊堤者長七里三百步表裏倍薄七步增

治河方畧

卷七

十一

卑六尺計高一丈築第三重東後隄并接修舊堤高廣不等通長八里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四處置椿木草土相兼長四十七步於是堤塞黃陵全河水中及岸上修堤長三十六里百三十八步其修大隄刺水者二長十有四里七十步其西復作大隄刺水者一長十有二里百三十步內翔築岸上土堤西北起李八宅西堤東南至舊河岸長十里百五十步顛廣四步

趾廣三之高丈有五尺仍築舊河岸至入水堤長四百三十步趾廣三十步顛殺其六之一接修入水兩岸埽堤並行作西埽者夏人水工徵自靈武作東埽者漢人水工徵自近畿其法以竹絡實以小石每埽不等以蒲葦綿腰索徑寸許者從鋪廣可一二十步長可二三十步又以拽埽索絢徑三寸或四寸長二百餘尺者衡鋪之相間復以竹葦麻纒大纒長三百尺者爲管治河方畧

卷七

七

心索就繫綿腰索之端於其上以草數千束多至萬餘勻布厚鋪於綿腰索之上纒而納之丁夫數千以足踏實推轉稍高卽以水工二人立其上而號於衆衆聲力舉用小大推梯推卷成埽高下長短不等大者高二丈小者不下丈餘又用大索或五爲腰索轉致操管心索順埽臺立踏或掛之臺中鐵描大槓之上以漸絕之下水埽後掘地爲渠陷管心索渠中以散草厚覆

築之以土其上復以土牛雜草小埽稍土多寡  
厚薄先後隨宜修疊爲埽臺務使牽制上下縝  
密堅壯互爲犄角埽不動搖日力不足夜以繼  
之積累旣畢復施前法卷埽以壓先下之埽量  
水淺深制埽厚薄疊之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  
間置竹絡高二丈或三丈圍四丈五尺實以小  
石土牛旣滿繫之竹纜其兩旁並埽密下大椿  
就以竹絡上大竹腰索繫於椿上東西兩埽及  
其中竹絡之上以草土等物築爲埽臺約長五  
十步或百步再下埽卽以竹索或麻索長八百  
尺或五百尺者一二雜厠其餘管心索之間候  
埽人水之後其餘管心索如前薶掛隨以管心  
長索遠置五七十步之外或鐵猶或大椿曳而  
繫之通管束累日所下之埽再以草土等物通  
修成堤又以龍尾大埽密掛於護堤大椿分折  
水勢其隄長二百七十步北廣四十二步中廣

五十五步南廣四十二步自顛至趾通高三丈八尺其截河大隄高廣不等長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其在黃陵北岸者長十里四十一步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東西故隄東南至河口長七里九十七步顛廣六步趾倍之而強二步高丈有五尺接修入水施土牛小埽稍雜草土多寡厚薄隨宜修疊及下竹絡安大椿繫龍尾埽如前兩埽法唯修疊埽臺增用白闌小石并埽上

治河方畧

卷七

古

及前游修埽堤一長百餘步直抵龍口稍北欄頭三埽並竹埽大堤廣與刺水二堤不同通前列四埽間以竹絡成一大隄長二百八十步北廣百一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二丈五尺通高三丈五尺中流廣八十五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剏築縷水橫堤一東起北截河大堤西抵西刺水大隄又一隄東起中刺水

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通長二里四十二步亦  
顛廣四步趾三之高丈有二尺修黃陵南岸長  
九里百六十步內翔岸土隄東北起新補白茅  
故隄西南至舊河口高廣不等長八里二百五  
十步乃入水作石舡大隄蓋由是秋八月二十  
九日乙巳道故河流先所修北岸西中刺水及  
截河三隄猶短約水尙少力未足恃決河勢大  
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深三丈餘益以秋漲水

治河方畧

卷七

五

多故河十之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  
行洄漩湍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湧  
入決河因淤故河前功遂墮魯乃精思障水入  
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逆流排大舡二十  
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椿用大麻索竹緹絞  
縛綴爲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緹用舡身繳繞上  
下合牢不可破乃以鐵貓於上流碶之水中又  
以竹緹絕長七八百尺者繫兩岸大槩上每緹



或礮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舡腹畧鋪散草滿貯小石以合子板釘合之復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縛之急復縛橫木三道於頭桅皆以索維之用竹編笆夾以草石立之桅前約長丈餘名曰水簾桅復以木樁柱使簾不偃仆然後選水工便捷者每舡各二人執斧鑿立船首尾岸上槌鼓爲號鼓鳴一時齊鑿須臾舟穴水入舟沉遏決河水怒溢故河水治河方畧

卷七

七

暴增卽重樹水簾令後復布小埽土牛白闌長稍雜以草土等物隨宜填築以繼之石舡下詣實地出水基趾漸高復卷大埽以壓之前船勢畧定尋用前法沉餘船以竟後功昏曉百刻役夫分番甚勞無少間斷船堤之後草堤三道並舉中置竹絡盛石並埽置椿繫纜四埽及絡一如修北截水堤之法第以中流水深數丈用物之多施功之大數倍他堤船堤距北岸纔四五

十步勢迫東河流峻若自天降深淺叵測於是先捲下大埽約高二丈者或四或五始出水面修至河口一二十步用工尤艱薄龍口喧虺猛疾勢撼埽基陷裂歛傾俄遠故所觀者股慄衆議騰沸以爲難合然勢不容已魯神色不動機解捷出進官吏工徒十餘萬人日加獎諭辭旨懇至衆皆感激赴工十一月十一日丁巳龍口遂合決河絕流故道復通又於堤前通卷欄頭

治河方畧

卷七

七

埽各一道多者或三或四前埽出水管心大索繫前埽種後攔頭埽之後後歸管心大索亦繫小埽種前攔頭之前後先羈縻以固其勢又於所交索上及兩埽之間壓以小石白闌土牛草土相半厚薄多寡相勢措置埽堤之後自南岸復修一堤抵已閉之龍口長二百七十步船堤四道成堤用農家場圃之具曰轆軸者穴石立木如比櫛蘊前埽之旁每步置一轆軸以橫木

貫其後又穴石以徑二十餘麻索貫之繫橫木  
上密掛龍尾大埽使夏秋水潦冬春凌薄不得  
肆力於岸此隄接北岸截河大隄長二百七十  
步南廣百二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七尺水面  
至澤腹高四丈二尺中流廣八十步顛至水面  
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  
丈仍治南岸護隄埽一道通長百三十步南岸  
護岸馬頭埽三道通長九十五步修築北岸隄

治河方畧

卷七

七

防高廣不等通長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步白  
茅河口至板城補築舊隄長二十五里二百八  
十五步曹州板城至英賢村等處高廣不等長  
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步稍岡至碭山縣增倍舊  
隄長八十五里二十步歸德府哈只口至徐州  
路三百餘里修完缺口一百七處高廣不等積  
修計三里二百五十六步亦思刺店縷水月隄  
高廣不等長六里三十步其用物之數凡椿木

大者二萬七千榆柳雜稍六十六萬六千帶稍  
連根株者三千六百藁秸蒲葦雜草以求計者  
七百三十三萬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萬五千  
葦席十有七萬二千小石二千艘繩索大小不  
等五萬七千所沉大船百有二十鐵纜三十有  
二鐵猫三百三十有四竹蔑以斤計者十有五  
萬砘石三千塊鐵鑽萬四千二百有奇大釘三  
萬三千二百三十有二其餘若木龍蠶椽木麥

治河方畧

卷七

楛扶椿鐵叉鐵吊枝麻搭火鈎汲水貯水等具  
皆有成數官吏俸給軍民衣糧工錢醫藥祭祀  
賑卹驛置馬乘及運竹木沉船渡船下椿等工  
鐵石竹木繩索等匠傭貲兼以和買民地爲河  
併應用雜物等價通計中統鈔百八十四萬五  
千六百三十六錠有奇魯常有言水工之功視  
土工之功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爲難決  
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爲難用物

之效草雖至柔柔能押水水積之生泥泥與草  
并力重如礎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蓋由  
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立之言曰是  
役也亦惟是賴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爲民  
辟害脫脫能體上意不憚焦勞不惜浮議爲國  
拯民魯能竭其心思智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  
之壯不惜劬瘁不畏譏評以報君相知人之明  
宜悉書之使職史氏者有所考證也先是歲庚

治河方畧

卷七

二

寅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  
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潁  
之妖寇乘時而起議者往往以謂天下之亂皆  
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衆之所致殊不知元  
之所以亡者實基於上下因循狃於宴安之習  
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  
之故所由來久矣不此之察乃獨歸咎於是役  
是徒以成敗論事非通論也設使賈魯不與是

役天下之亂詎無從而起乎故今具錄立所記  
庶來者得以詳焉

沙灣治河三策

徐有貞

一置造水門臣聞水之性可使之通流不可使  
之堙塞昔禹鑿龍門闢伊闕無非爲疏導計故  
漢武之堙瓠子終弗成功漢明之疏汴踰年著  
績此其明驗也世之言治水者雖多然於沙灣  
獨樂浪王景所述制水門之法可取蓋沙灣地

治河方畧

卷七

三

土皆沙易致坍塌故作壩作閘皆非善計臣請  
以景法爲之而加損益於其間置門於水而實  
其底令高常水五尺水小則可拘之以濟運河  
水大則疏之使趨於海如是則有通流之利無  
壅塞之患矣

一開分水河凡水勢大者宜分小者宜合今以  
去其害合以取其利今黃河之勢大故恒冲决  
運河之勢小故恒乾淺必分黃河水合運河則

可去其害而取其利請相黃河地形水勢於可分之處開成廣濟河一道下穿濮陽博陵二泊及舊沙河二十餘里上連東西影塘及小嶺等地又數十里餘其內則有古大金隄可倚以爲固其外則有八百里梁山泊可恃以爲泄至於新置二閘亦堅牢可以宣節之使黃河水大不至泛濫爲害小不至乾淺以阻漕運

一挑深運河臣惟水行地中避高趨卑勢莫能治河方畧

卷七

三

過故河道深則能蓄水淺則弗能今運河自永樂間尚書宋禮卽會通河浚之其深三丈其水丈餘但以流沙恒多淤塞後平江伯陳瑄爲設淺舖又督軍丁兼挑故常疏通久乃廢弛而河沙益淤不已漸至淺狹今之河底乃與昔之岸平其視鹽河上下固懸絕上比黃河來處亦差丈餘下比衛河接處亦差數尺所以取水則難走水則易誠宜浚之如舊

議疏黃河築決口狀

劉大夏

議得河南山東兩直隸地方西南高阜東北低下黃河大勢日漸東注究其下流俱妨運道雖該上源分殺終是勢力浩大較之漕渠數十餘倍縱有隄防豈能容受若不早圖恐難善後其河南所決孫家口楊家口等處勢若建瓴皆無築塞之理欲於下流修治緣水勢已逼尤難爲力惟看得山東河南與直隸大名府交界地方

治河方畧

卷七

三

黃陵岡南北古隄十存七八賈魯舊河尙可泄水必須修整前項隄防築塞東注河口盡將河流疏導南去使下徐沛由淮入海所經州縣禦患隄防俱令隨處整理庶幾漕河可保無虞民患足爲有備仍於張秋鎮南北各造滾水石壩一條俱長三四十丈中砌石塊一條擬長十四五里雖有小費可圖經久若黃陵岡等處隄防委任得人可以長遠仍照舊疏導汶水接濟運



河萬一河流東決壩可以泄河流之漲隄可以禦河流之衝或夏秋水漲之時南邊石壩逼近上流河口船隻不便往來則於賈魯河或雙河口徑達張秋北上以免濟寧一帶閘河尤爲利便臣等仰知皇上洞見黃河遷徙之害深爲國計民生之憂凡智力所及不敢不盡但欲興舉此等工役未免勞民傷財今山東等處荒歉之餘公私匱乏人夫尚可起倩財用無從取辦况

治河方畧

卷七

十四

好逸惡勞者怨謗易興聽聲躡影者議論難據乞敕戶兵二部會同在廷羣臣從長議處斟酌前項工程於理應否興止倘以臣言可採則其事宜速舉其買辦木石等項銀兩應於何處取用匠作等項口糧該於何處支給或此外別有治河長策可以不費財力逐一處分明白定奪行令臣等遵守施行

七卷終

